

Translation of first chapter into Mandarin Chinese (Simplified)

HELL AND HIGH WATER

CLIMATE CHANGE, HOP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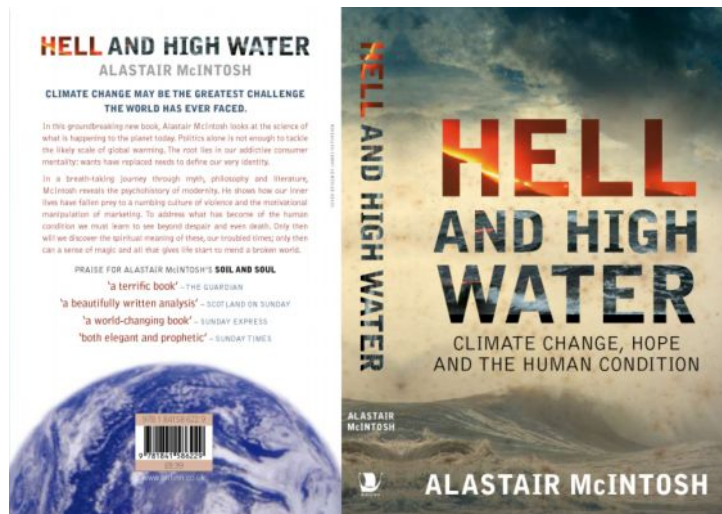
千辛万苦：气候变化、希望和人类条件

CHAPTER ONE

第一章

NULLIUS IN VERBA

任何人的话都不是最终真理



Author: Alastair McIntosh

作者：阿拉斯泰尔·麦金托什

www.alastairmcintosh.com/hellandhighwater.htm

Translator: Mingmin Guo

译者：郭明敏

Mingmin.guo@gmail.com

任何人的话都不是最终真理

笔者于 2006 年秋季展开为本书进行的调查时，为了从以往的研究中有所取材，笔者于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字“气候变化 苏格兰”。第一条弹出的搜索链接为一赞助商广告，也就是付费广告。其粗字体大张旗鼓地“喊”道：“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资源过剩的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大字标题吗？不是的。这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苏格兰网站。

哪一个英国皇家学会呢？就像一座雄伟府第的信头上的地址省略街名和门牌号码那么普遍的信息，这一机构深感自己的威望颇高因此连机构的全名也免了。其实这一机构的全名为英国自然知识进步皇家学会。

该英国皇家学会于 1660 年响应《皇家宪章》而成立，学会与伦敦和爱丁堡均设有办公室。其会训来自拉丁语 Nullius in Verba，意为“任何人的话都不是最终真理”，也就是俗话说的“口说无凭”。理论和概念必须有实验证据的支撑，否则不能成立。像牛顿爵士、雷恩爵士以及凯尔文爵士这样的杰出人物均为这一威严的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基石，但他们受到认可的原因是他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并非因为他们是趋炎附势者或某名人的子女。“任何人的话都不是最终真理”……在过去，当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解释产生意见分歧时，其最终决定权均仅仅落在

某权威人士手中，或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仅通过宗教教条来看事物的本质，这个时代正在没落，或已经过去了。在已经来临的新时代里，实验方法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早期的现代科学哲学家尤其是培根爵士为这一新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培根是詹姆士一世时期（英格兰）的大法官，他于 1626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大西岛》的乌托邦主义科学小说。该书对柏拉图描绘的技术先进的理想国——传说中的“古大西岛”进行了延伸。本书将会向读者展现柏拉图的“古大西岛”被傲慢操纵而触怒众神，惹来环境大灾难。在《新大西岛》中，培根采取了柏拉图在《大西岛故事》里的写作手法，他并没有为“新大西岛”提供一个结尾。“新大西岛”的故事突然地以一句“接下来的有待完善”结束。但在《新大西岛》中，培根为他的读者带来了一个完全的科学新世界秩序，这个新世界里有飞行器、潜水艇、医学研究中的动物试验以及现如今我们所说的为农业改良用途的基因工程。到了最后培根为他自己的其中一次试验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在一次户外试验中，培根把雪塞进一只鸡的肚子里以学习冷冻的效果，他在试验的过程中受寒了并且抵受不住病魔的侵袭而丧生。虽然培根失去了他的生命，但他生平拥护试验方法的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把经验主义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经验主义指的是自然知识必须经过人们的观察、实验、以及积累证据（通过试验和测试的）才能成为真理。

通过以上提到的科学，现代性随着我们对它的认知兴起了。各种史记反映的时段均不一样，为了本书的写作目的，笔者将现代性开始的时间定为自十七世纪早期。理性曾是十七世纪的指明灯，因此十七世纪被人们称为“理性时代”，并融入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这段时期里所发生的是文化逐渐从价值观念决定一切转移到事实决定一切。事实是最重要的，而所有

其他的均为主观的见解。当时兴起的潮流可以用一句总结性的话语来表达：“如果你无法提出证据，那你的理论就没有依据！”以前的哲学学院已经从基本原理中建立起了详细的信仰架构。这些哲学学院吸取了被认为是形而上学，超越物质感官领域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关于根本的“本质”和“存在”。当时的哲学学院均清晰明确地表明这些关于“上帝”、“原动力”、“自然规律”、“灵魂”以及整个“迷信”风潮的论断，而在当时人们所将知道的却是这些论断被包装过后的上层建筑。苏格兰就尤其因为这种神秘的推测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形而上学的苏格兰”。但现如今，启蒙运动风靡整个欧洲大陆，如果说形而上学的风潮是一座陈腐的古堡，那么启蒙运动带来的就是一股清新的学风。目前这股学风卷走了不少旧理念，带来了新科学。启蒙运动者所取得的科学成绩也为人类创造了财富，正因为有了这些财富，许多人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并过着舒适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座古堡早已腐臭多年，它需要从内到外的翻新。

很不幸新学风轻易地演变为台风。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及二十世纪早期以前，理性的白光已经蒙蔽了长期受形而上学风潮影响的人们。经验主义的前沿已经演变成了唯物主义的一个尤为乏味的表达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即经验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法，这种概念指的是关于真相的结论只有“正面的”或有证据可依的才是有效的。在二十世纪的英美各大高校里逻辑唯物主义原本是将要成为优势群体的普遍观点。用俗话说来说就是：“如果你无法提出证据，那你的理论就没有依据；如果你无法感触你的证据，那你就无法提出证据。”在今天我们也许会把这句话看作由于具体性被误述而产生的谬论，但被选为鉴定观点的有效性的方法提供一些我

们想要探索但却看不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细微差别往往被大肆批评，因此在全球各地逻辑实证主义把整个世界以及全人类都压垮成了一个既干巴巴又拙劣且自我压抑的模仿滑稽作品。

与此同时，法国现代派后期艺术家则走到了另一极端，对一切人们认为是有效的正面事物进行解构，但目前这与本书议题并无关联。

经验主义的最坚决提倡者是英国作家艾耶尔 (A.J.Ayer) ，他在 1936 年出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可以说得上是二十世纪英格兰唯一最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艾耶尔把实证主义定义为由于可感触而合情理的事物。该定义因此令形而上学派从此站不住脚，原因“想要阐明幻象的形而上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简直就是无意义的”。艾耶尔引发的这一场两学派之间的争论是自相矛盾的，这一争论完全否定了任何来自于精神生活的事物的价值。不知道读者们还记不记得越南战争时期第二十二条军规¹的荒诞情形，那就是想要参军的人必定都是疯狂的，但如果军人要退役则只能以精神病为借口。根据逻辑实证主义，事物必须要能感觉到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以及接受，但任何无形的事物就好比幻象、梦想、诗歌、故事以及传说等是不可能合情理的，因为这些事物并不能通过笔者所谓的“感官”测试。

本书所讨论的科学在当时正从英国皇家学会最初创始人的创会目的远离。科学，或者说至少一些重要的科学提倡者，他们之所以宣扬科学并不只是为了清洁形而上学的古堡，而是为了拆除这座古堡。对于把所有神简略地表达为上帝的形而上学主义者而言，生命的真谛和否认

¹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所著的小说名。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指一条自相矛盾、无法执行的军规。它规定疯子不能执行飞行任务，但必须自己提出要求才行。可同时又规定凡是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自己要求停飞的，就证明他并不是疯子。

上帝的问题是人们依然会信奉上帝。理查德·道金斯是牛津大学公共理解科学教授，道金斯教授职位出资于查尔斯·西蒙尼，他是微软公司专家兼亿万富翁，也是 2007 年第一批太空游客的其中之一。对于道金斯来说形而上学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成立的，他把各种不同的神归结为上帝就是一个例子。看来只有沉重打击才能让上帝圣灵不再归来。他在他的既精彩又诙谐且没有说服力著作《上帝是幻觉》里总结道：“我并不是在攻击某一特定宗教的神。我是在攻击所有宗教的神，任何超自然的事物，无论它们发生在何时何地，现在或是在将来。”

以上提到对神的观点因此而受到了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光辉历史。其实有很多科学家均以其他不同的方法来探索世界及其事物，而他们也形而上学家予以承认，但说实话，他们并不能像道金斯一样，出版一本书并仅在第一年销售量就达到了大约七十万本。无论我们同不同意道金斯的观点，他已对文化产生了影响。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他对艾耶尔的实证主义起到了推动作用，严重地歪曲了启蒙主义原有浓郁的多样性。这就是英国自然知识进步皇家学会的一些成立者目前的世界观。而这也是相同的自然知识现在自己的世界观内指向局限性和矛盾性而迷人的原因。本书将会探索这些问题并把我们带进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如今的英国皇家学会自己也几乎在这道旋转门间徘徊。当笔者写书时，笔者很兴奋地看到皇家学会为了 2010 年 350 周年成立庆典的最后 5 个战略性重点是“激发对带来愉悦、奇迹和满足的科学发现的兴趣”。像道金斯教授一样的哲学家会同意这一战略重点。他还会借用这一战略重点，但是从形而上学的领域，他并不会欣然地承认其内容。这暗示人类的力量能胜过纯粹的逻辑。这实际上与宗教语言非常相似。

许多组织都说：“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前文提到的不同概念的历史背景来说，能够引起笔者的注意的是除了英国皇家学会（科学界的主音），没有任何一所组织发表这一见解。

* * *

点击从谷歌里搜到的英国皇家学会链接并打开 2006 年底的网页，这网页现在看来是及时的和有预言性的。网页说道：“某些英国媒体非常流行夸张地描述科学家搜集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以及来自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影响。”接下来提出的是所谓的“十二个使人误解的论点”，这些论点均是由反对就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紧急措施的人士提出的，论点均强调显露瑕疵的科学证据。

笔者之所以说上述关于英国媒体的描述证明是“有预言性的”是因为在 2007 年 3 月，也就是网页设立的几个月以后，在英国社会内发生的某件事情突然大幅度地缓解了人们由于媒体报道气候变化而感到的不安。实际上，这件事情还促使英国皇家学会于同年 4 月更新他们的网站，把声明进一步浓缩成六个精练的反驳点。其导因是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Channel 4）播放的一个节目引起了整个英国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大多数人无论是正方或反方都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在至少两个星期内该电视节目成为了访谈节目以及报纸专栏的主要论题。

其实这个节目名为《全球变暖的大骗局》。该节目的制作人马丁·德金以信服力提出气候变化是对民众的大骗局。他在节目里表示气候变化是由于嬉皮士、贪图拨款的科学家以及撒切尔夫人这三个奇怪的组合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

参与制作德金的纪录片的科学家阵容似乎很强大。纪录片以海盗的音乐和标题字幕开头，

标题为以下：

冰山在溶化

海平面在上升

飓风在狂刮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害怕吗？

不要

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的官方网站也为该纪录片做出了相应的宣传。以下是一条每个人都

渴望听到的信息，这条信息夹杂在各种广告中并向潜在观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你是一个环保的人吗？在过去的一年你乘了多少次飞机？你正在对所有那些不必要的汽车旅程感到愧疚吗？也许你根本就不需要感到难过。

根据由纪录片制作人马丁·德金组织的一组科学家，如果全球气温在上升，这并不是你的错，而你也没有办法阻止全球升温。

我们几乎已经开始想当然地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现象，但就在环保游说集团认为他们引起了大众的注意的时候，一组否认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的人士却“谋杀”了全球变暖的前提？

纪录片本身展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采访与图片来显示公众被连篇谎话愚弄了。该纪录片坚称全球变暖并非源于人类活动。人类活动的概念在这里指的是人们向大气层排放的温室气体而造成了全球变暖。其实全球变暖是由太阳的活动而引起的。太阳以人类无法解释的方式并根据自然规律来进行自身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影响了地球的温度。我们并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一事实，相反地人们应该带上躺椅到海滩去尽情地享受阳光。

* * *

在进一步讨论德金的纪录片以前，笔者想探讨一下在人类起源之初，是什么令人类能够在地球上生存下来并享受阳光的。是什么令高级生物有丝毫的可能性在地球上发展呢？

答案是绿叶以及其他的几种生物体像藻类和浮游植物。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获取太阳能，提供糖类的光合作用系统。由此，苏格兰的先驱植物学家兼人类生态学家帕特

里克·格迪斯教授由此而发明了一句话----“没有了绿叶，就没有了我们。”，原因是人类的整个食物链实在是太依赖绿叶了。

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阳光把六分子的水和六分子二氧化碳转化成一分子糖和六分子氧气。如果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往一个池塘里凝视就能看到小串的泡泡从水生植物的页面升起，这就是光合作用的发生。这种观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是如何补充我们所呼吸的空氣的。

氧气占了大气层组成部分的五分之一。如果光合作用停止了，氧气就会在人们呼吸或在燃火又或在化学反应例如钢铁生锈或石头风化的过程中被完全耗尽。没有了光合作用，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将会慢慢地窒息致死。糖类作为光合作用的产物是所有生物获取能量的基本化学组成部分。无论是土豆里的淀粉或是水果里的糖分，又或是用于生产威士忌的麦芽都是光合作用产生出来的。当年袭击大卫·李文斯顿的狮子从根本上说也是从太阳得到它的能量的，因为这头狮子的每一跳跃所需的能量都是从绿叶所吸收的太阳光子得来的，然后积蓄在狮子体内的脂肪里。

由上述可说明我们需要的所有能量和氧气都是由光合作用提供的。人们现在更相信由于生命为自身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地球随之变化。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美国宇航局向英国科学家詹姆士·洛夫洛克询问如何预测一个星球上没有生命时，他建议分析星球的大气层大体上能不能像我们所知道的地球大气层一样支持生物的生存。洛夫洛克的观点是地球只能支持高

级生物，因为简单的生物体已经提供了生物生存的先决条件。例如，海洋生物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保留在海贝里，从而压缩温室气体并对其进行调节，最终形成岩石，像石灰岩和油页岩。地球需要一定程度的温室效应保持温暖从而生命能够繁衍。因此，二氧化碳是大气层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洛夫洛克认识到如果没有了生物体持续不断地抽出过多的碳使其沉淀在海洋里并最终成为岩石，大气层里的碳含量将会过高，地球将会成为一个炎热并无法居住的地方。因此，以细小生物为主的早期生命体为人类驾驭了地球。大自然有一个绝妙的自我调整过程以维持适当的温度。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洛夫洛克以古希腊女神的名字把这个自我调整过程命名为盖亚，把地球人格化。最初，虽然英国皇家学会在 1974 年授予洛夫洛克研究院资格，但许多科学主流的人士都排斥他的观点。终于在 2001 年的《阿姆斯特丹宣言》(Amsterdam Declaration)里，超过一千名代表，其中包括了世界四大全球性变化组织，发表了一份赞同洛夫洛克观点的声明。该声明表示：“地球表现为一个由物理、化学、生物和人组成的单一自我调整系统。”这一重要的自我调整发生在生命体所能承受的极低的限度内并是大自然平衡的支点。

当我们加热石灰岩以制造水泥或燃烧以碳为主要原料的燃料时，我们其实是在把要花上“盖亚”几百万年时间处理的二氧化碳重新添加到大气层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认识到这种状况因为二氧化碳是无形的，但如果街上的每一辆汽车都留下一股黑烟，每一架飞机在飞行

的过程中都留下要至少十年以后才开始明显地减少的蒸汽，那么人们履行的足迹将会从横交错遍布全球。这实际上就是二氧化碳在地球上的局面。只不过我们看不到罢了。

为什么这有关系呢？毕竟，目前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只占大约不到 0.08%的分量，但这少量的气体是地球气候的调节器。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包括水蒸汽、甲烷、一氧化氮以及臭氧所含的分子吸收并以特定的波长重发射太阳的热量，保持大气层的热度。如果没有了这个过程，这一股能量将被再度辐射到地球表面并返回到外太空，但温室气体把这股能量控制在地球范围内。如果大气层内的温室气体数量增加，那就像是用一条毛毯把地球裹起来，地球被厚重的温室气体包围。就如同玻璃窗户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为温室提高温度的原理一样，温室气体对整个地球起相同的作用。

人类活动只是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其中一个来源。像植物分解和火山爆发之类的自然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但人类每年平均产生二氧化碳的数量是火山的一百倍。通过对地球的运动进行一系列的电脑模拟实验、实验室实验以及观察，大多数科学家相信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扰乱了大气层的平衡，从而扰乱了大自然的平衡。而通过观察和电脑模拟实验得出的证据也与地球温度随大气层二氧化碳的浓度而变化的理论相当吻合。现如今这些研究调查结果均显示地球温度的稳定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人们很容易会把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的矛头指向科学，或更确切地说，指向技术的应用，但我们绝不能忘记没有了第一流的技术许多人对问题的认知便只能停留在轶事型推测而无

法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回顾臭氧空洞问题，热爱晒太阳的人们在数十年前对此问题是如此地忧虑。如果没有了复杂的科学仪器探测出肉眼无法看见的证据，许多人从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起皮肤癌的产生。必须承认的是臭氧空洞问题是相对比较容易处理的，世界各国达成了国际协定并有效地实行该协定，改变制冷仪器以及气溶胶罐内的气体种类。比起臭氧空洞，二氧化碳的问题已更深入地渗透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与生活方式里。

科学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证明二氧化碳的确是一个问题。有的通过检查海洋沉积物里同位素的平衡来证明；有的通过研究已成为化石的远古植物的生长特征来证明。最可靠的数据也许来源于测量冰芯内部的微小气泡的组成部分。这些数据提供了一个记录变化的时间横截面，其时间长达几十万年，是人类自从高度演化成为今日的“智人”已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的两倍。

在 1999 年 6 月，有一组由法国、俄国和美国组成的 19 名科学家在世界上最有威望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他们对东方站冰芯的学术报告。该报告提供了关于一枚从南极东方站切割出的长达 3.6 公里的冰芯的详细信息。通过分析冰芯内部的粉尘的成分和微小气泡的组成部分，报告记录了在过去的 42 万年里大气层变化的周期。研究结果高度证实了关于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与地球温度成正比的关系的理论。

东方站的科学家通过观察发现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当时为 360ppmv，而甲烷的浓度为 1700ppmv。而科学家在历史记录（抽样调查）里发现的二氧化碳浓度最高值为 300ppmv 和甲

烷浓度最高值 750ppmv。这些科学家在 1999 年的一篇新闻里发出警告：“如此之高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是过去 42 万年来前所未有的。”地球也许在过去五亿年的某一时间段内出现过比此高出十倍或甚至二十倍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这是由于特别剧烈的火山活动而引起的。当然地球最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这都是发生在生物遭受了灾难性的剧变以后，二叠纪生物灭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因此，如果利用这些时期的高二氧化碳浓度来辩护现如今人类的心满意足，那是不明智的。当时的地球并不需要为高级文明的实现提供条件。

从东方站学术报告于 1999 年发表到 2007 年 1 月期间，根据美国政府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的实验室的测量，世界二氧化碳浓度又进一步增加到 383ppmv。目前二氧化碳浓度正以每年超过 2ppmv 的速度增长且年度增长率正以指数上升。没有任何博识的人认真地争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是否由燃烧化石燃料、森林破坏、集约农业以及制造水泥引起的。在人类活动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光是制造水泥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就占了 5%到 7%。仅运营一个 1500°C 的水泥窑水泥就要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且燃烧石灰岩的过程本身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数量极高。因此甚至是大多数人居住的楼房的建筑材料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其中一个因素。

根据英国政府的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现如今，42%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商业、农业和公营部门，26%来自住宅区，25%来自国内旅行以及 7%来自航空旅行。其中航空旅行激起了环境保护论者的愤怒，因为航空旅行率的上升对其他行业的能源保护造成了威胁，而且大多数的航空旅行都是以身份为原因或以享乐为目的的。航空旅游在我们喜爱做的事情和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之间产生了冲突。

自从 1750 年大概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了大约 30%，而二氧化碳浓度是在 1945 年以后大幅度增加的。目前由于西方国家的富裕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情况正在恶化。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方式正在打破这个星球的平衡。我们正置身于繁荣兴旺发达的期望与地球所能承受的能力极限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

* * *

虽然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接受了以上提到的分析，公众生活里有影响力的人士却选择默不做声。德金只不过是一群气候变化“否认者”中的最新一员，但他提供了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材料。在《全球变暖的大骗局》里，德金诽谤了大多数以上所提到的科学分析。世界上最卓越的两千名专家以他们的名誉为担保而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或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意见，但德金提出他们都是错的。由此，德金和他采访的少数几位人士的观点可能已经被抛弃，因为这些观点几乎不值得讨论。毕竟德金是一位电影制作人而非气候学家，但许多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想相信他呈现的专题。笔者认为有必要检验德金的专题，虽然这看上去像是向一件让人分散注意力的事情让步。德金在某种程度上为所有人做出了一些“贡献”。他为全球变暖怀疑论者提供了一个焦点，从而推动了全球变暖理论拥护者积极地搜集全球变暖的证据。我们知道，当英国皇家学会于 2006 年在它们的网站上发表告诫声明时，它们已对否认气候变化的势力感到忧虑。德金的纪录片为一场必要展开的讨论提供了契机。他可能迷惑了心甘情愿被迷惑的公众，但在此过程中他逼使了許多人快速的增长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见识而不是停留在纪录片播放以前的阶段。

其实辩论双方都承认气候变化的存在。在科学界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之初，有的科学家提出气温的上升只是城市生活的人为产物。许多气象站都是设立在城市里，因此气候变化发生在城市里。然而，当科学家们依照非城市气象站的数据对此理论进行调整时，此理论不能成立。虽然小气候造成的影响的确是存在的，科学家也对此非常了解，但全球气候模式自从在大约 1850 年人类开始用温度计准确地记录温度以来就有了。从 1906 年到 2005 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 0.71°C 。这听起来像很微小的升幅，但这代表驱使地球表面气候变化的能量大幅度增加了。值得肯定的是气候在过去一直随着大自然的变化而有所波动。从树木的年轮、珊瑚的生长到大冰原又或是人类的历史记录就如艺术家描画泰晤士河结冰的状况以及描绘英格兰中古时期葡萄成熟的情景，这些都是自然气候变化的证据。但自用大约 1970 年以来气候变化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气温上升的速度。目前气温正以每十年 0.2°C 的速度上升。许多科学家均认为此增长速度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而其余大部分几乎一定是人类造成的。

世界上在研究气候变化趋势问题方面最有权威的组织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该小组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共同设立的。我们知道小组于 2007 年 11 月发表的报告提到：“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明确的。”海平面在上升，冰盖面积在缩小，降雨模式在转变。小组在报告里还表明：“在仪器记录地球表面温度最暖的 12 年中有 11 年是在 1995 到 2006 年间的。”报告的结论认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人类活动，也就是说全球变暖是人类的过错。更有参加过 2007 年 11 月报告定稿会议的人告知笔

者，若不是当时美国、澳洲和沙特阿拉伯在报告中含糊其词，报告里的措辞将会强烈得多。总的来说，这种状况是英国皇家学会所担忧的“科学共识”。

* * *

“德金一族”可不是这么分析气候变化的。德金坚持二氧化碳和气温上升应有的关系是当年撒切尔夫人为了向煤矿工人报仇而在搬弄是非。她为了减低对煤（工人阶级）和石油（阿拉伯人）的依赖性并恢复核动力的重要性（上流社会）。在此基础上德金还把气候变解释为西方国家否认非洲发展权利的变相新帝国阴谋。

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德金声称美国宇航局的数据反驳了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起全球变暖的理论。他同意地球确实是在变暖，但其罪魁祸首并非消费者肆意挥霍的生活方式，而是太阳黑子活动。德金认为全球变暖与太阳活动周期的数据有紧密的关联。由于太阳活动是发源于太阳表面的，因此我们无法阻止全球变暖的发生。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如释重负地叹一口气，诅咒那些曾经令自己为乘搭便宜的出国航班而感到愧疚的环保极端分子，然后再继续享受阳光。就是那么地简单。

在德金的纪录片播放以后，英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布克在《每日电讯报》里发表见解，他的文章反映了许多泛滥媒体的反对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评论。以下的他的文章的节选：

很少有电视纪录片能在一场重大的政治辩论中起关键作用……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如此来自权威机构的具有破坏性的叙述能表达环保主义者在全球变暖狂想症的影响下是不

分青红皂白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国内的政治集团在布莱尔和卡梅伦的带领下正与欧盟、联合国和那个老在自我宣传的江湖骗子戈尔联合起来提出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不但会削弱发达国家的繁荣兴旺，而且会剥夺亚非国家几十亿人民脱离贫穷的机会，目前在亚非地区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贫穷所引起的疾病或问题。

确实地，全球变暖这一冒牌宗教所带来的狂潮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无处不在的政治问题。

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圈子里德金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讨厌鬼。早在 1997 年，他以类似的手法播放了一部叫《违反自然》的纪录片。该纪录片也把环保主义描绘成抹杀城市普通工人阶级奋发致富的阴谋。当时英国另一位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乔治·蒙贝尔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在《卫报》专栏里发表了调查结果。他把他的文章命名为《电视里的革命》，以下是文章的节选：

《违反自然》的动机并不是有理的怀疑论而是尖刻的批评。

如果德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在哪里呢？当初我们以为德金受到了极端保守主义的影响，但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们渐渐地发现其实是另外一回事。《违反自然》的确是一个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但它的依据并不是极端保守主义，而是革命共产党。

笔者亲自浏览了革命共产党的网站，但公平地说，革命共产党的观点似乎与德金的观点并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网站里的其中一片文章甚至断言“给予大地尊严与给予人类尊严息息相关”。看起来像德金和革命共产党其中一方自从 1997 年以来改变立场了。

德金制作这两部纪录片是别有用心的，他想证明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主义一般都是富国在耍花招以剥夺穷国发展经济的权利。他的确有他的道理。环保主义从狭义来说经常有保护富国的意思，而这个词与环保主义、捕杀野鸡和剥夺房客有密切联系。在这个层面上笔者和德金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这是笔者对土地改革进行研究的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论者热爱野生自然，而社会发展规划者要为人类造福，双方产生分歧，但幸亏现在分歧越来越小了。我们既需要保护环境也需要合理的发展，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和有尊严的民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如果我们盲目地过度发展追求剩余价值而非自给自足，那么人类对地球上自然资源的需求将会过大。

可持续发展已经被摆上议程并起到了协同作用，但德金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转变。《全球变暖的大骗局》飞快地向二百五十万观众叙述（总观众份额的 11.5%）“一个关于西方国家制造出气候灾难的威胁以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的故事”。德金在纪录片里把环境保护主义说成是“障眼物”，但他所制造的这一讽刺的理论很容易遭到人们的嘲笑并被推翻。到了最后，人们发现他的纪录片才是真正的障眼物。

德金的员工曾经更改了一幅描述美国宇航局数据的图表，而这被《独立报》发现了，因此德金被逼承认他犯的错误并说道：“图表的确有错误的地方。美国宇航局原本的数据是非常弯曲的波浪线，而我们只想要我们能找到的最简单的一条线。”

《独立报》发表了相当不客气的评论：“《全球变暖的大骗局》是根据失实、误导或是完全错误的图表而制作出来的。德金只不过用这些图表来破坏研究气候的科学家的声誉和正直”。

爱丁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地球观测系讲师克里斯·麦钱特进一步发现了德金所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他想知道为什么德金的纪录片于 2007 年播放，而显示地球温度上升与太阳周期互相关联的图表则截止于 1980 年。麦钱特拿到了关于太阳黑子活动和太阳周期长度的原始数据并利用该数据制作出他自己的图表。该图表显示 1980 年后的 25 年里，德金所提出的地球温度与太阳活动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麦钱特表示：“这是科学界的伎俩，也就是选择性使用数据”。其后，英国的拉塞福·阿普尔顿实验室和世界辐射中心于 2007 年 7 月发表了一份学术报告并证实了麦钱特的调查结果。研究小组的其中一员在报告里写道：“科学家不能对不利于自己的数据置之不理。”

同时，来自英国公益组织气候超越与信息网的乔治·马歇尔注意到德金采访的好几位专家与一些专门否认气候变化的工业和政治游说集团有密切联系。其中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专家帕特里克·摩尔以绿色和平组织创办人之一的身份而拥有良好的声誉。马歇尔表示：“自从摩尔于

1986 年由于个人原因与绿色和平闹翻以后，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削弱环境保护主义论者的势力，尤其是他的那些在英国哥伦比亚木质制品协会担任首席顾问的前度朋友和同事，以及绿色和平在那里进行的保护原始森林运动。”马歇尔还提到了德金采访的另一位专家，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的创始人弗雷德·辛格。马歇尔说道：“辛格严重地反对气候科学并直接从埃克森、壳牌、加州联合以及阿科这四家石油公司接受了资金。”在 2006 年 9 月 4 日，史无前例地，由埃索和美孚组成的埃克森受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皇家学会的信。在信中，皇家学会指责埃克森公司肆意资助 39 个“虚假陈述全球变暖科学”的团体。信里写道：“这些团体完全否认证明温室气体引起全球变暖的证据或夸大科学界仍无法解释的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

最后一位受到由于为德金提供信息而受到批评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文森教授，他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文森教授对于被德金制作组拉进纪录片里和其评论被断章取义地使用感到尴尬。他写道：“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那些和我打交道的人早已因歪曲事实和夸大其辞而出了名。”他还写道：“我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完全歪曲了我的原意.....我才是受骗者。”

那么德金对于这些批评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根据《卫报》，德金的制作公司王国电视²(Wag TV)威胁如果文森教授不发表一篇否认其陈述被歪曲或误解的声明，那么他们将以诽谤罪控告文森教授。在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广播台的“里多克访谈(Riddoch Questions)”³上，德金无悔地嘲笑以二氧化碳解释全球变暖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庸医理论”。当德金与网上

² 英国著名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³ 时事访谈电台节目

杂志《尖顶(Spiked)》⁴谈到他是如何为他的纪录片命名的时候，他说道：“我本想把纪录片命名为《我才不相信启示录》，但最后我们决定采用《全球变暖的大骗局》。这个名字具有挑衅性，因此可提高收视率。”由此，制作纪录片的主要目的显而易见。

当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阿曼德·勒洛伊博士以电邮形式礼貌地向德金提出一连串问题时，德金竟然在回邮里骂道：“你是一个愚蠢的大混蛋。”《费马最后定理》的作者西蒙·辛得知这一消息后尝试进行调解，德金向其发出了稍微详尽一点的回邮。他在邮件中为自己的全球变暖怀疑论辩护并问道：“为什么在英国广播公司狂轰滥炸的既冗长又垃圾的全球变暖节目里我们就没有听到这些呢？我拍纪录片不负责任又怎么样？与你无关。滚吧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当然，如果认为德金像伽利略一样，发现了能改变全我们探索世界的方式的定律，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极有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汉斯·埃克森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但就像他在几十年前所说的，无论是对于政治右派或左派，以不是黑就是白的狭隘眼光看世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独裁主义思想者的特征。蒙贝特也指出，德金的反对环境保护主义者论应该是左派的观点，但却也很难与极右派区分。例如美国作家兼游说议员者保罗·德里森的书《生态帝国主义：金钱魔力和黑死病》，该书出版者刊登的广告内容与德金的观点极为相似，以下是广告节选：

⁴ 英国网络时事评论杂志

绿色运动把大多数生活舒适的富裕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强加于大多数亚非和拉美地区绝望的穷人之上.....拒绝让他们发展经济的机会.....许多绿色运动成员非常地以生态为中心，并似乎相信野生动物和生态价值比人类的发展或甚至人类的生活更重要。

德里森在他的书里批评公司为了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和环境标准而采取的措施。他竟然把这些措施比喻成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在他看来，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未经挑选的积极分子权利掮客”就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组织，例如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地球之友、国际特赦组织、欧盟以及联合国！顺便还提一下，德里森的书还受到了德金曾采访的帕特里克·摩尔的大力赞同，也就是那一位从二氧化碳与气候变化迷梦中醒悟过来的绿色和平前度密友。

可笑的是，笔者只知道有两个非常有权利的人，他们曾经到处公开地指控社会与环境积极分子包括笔者在内是纳粹党。其中一人被法院曝光了，至于另外一人则被一周日新闻报或某些协会刊登在报纸上，这些协会均提出像那些指控别人是纳粹分子的人自己才是纳粹的支持者。

我们住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几百万人曾经是地球灾难的根源，就像已故的詹姆士·戈德史密斯爵士⁵(Sir James Goldsmith)退休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论者，而有些环境保护主义论者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地球且贫寒的退休生活越来越近，因此而成为愤世习俗的仆

⁵ 国际亿万富翁，银行家，政治家

人，向公司财团卑躬屈膝。这就是由于利己主义并非发自内心深处而发起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命运。他们到最后要么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倦怠，要么背叛自己的职业。